

低垂着头，谁也不敢看谁的眼睛，几乎分不清彼此呼之共^的同心跳，青春旺火的身躯似乎溶成一体了。眼睛中仿佛看不见四^{两圈}周，射的白茫、冰波，丝毫觉察不到冽风^的，吹起葦葦頂上的積雪，摔着臉頰，掉^的互相貼靠着身子，陶醉在難言的幸福里。站了好一陣，大芝突然將手掙開，脫下^的棉襖，朝他身上一披，雙手捂着臉朝^的到了一九三七年的麥收剛過，大芝的姑婆王庚大娘做主，把黑順的^的白櫃上貼了^{紅紙}雙喜字，^的把黑順拜了天地。大芝婚后的生^的年青姑娘怀着相同的^的生銀育女，像小鳥般地^的把生活拾綴得旺盛起來。但是，眼前生活急變的游^的的游，正朝着相反的方向流轉。愈^的的炮聲，國民黨軍節、敗退，日本人就闖進自己的家門，破滅了她做女人的仅有的對生活的一點渴望，到底等到眼前是什麼？她不敢再想……兩條腿沉的像灌上了鉛，脚步^的放慢了。

崔璇文集

第五卷

崔璇文集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亚宁

封面设计：冀 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崔璇文集 / 崔璇著.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3

ISBN 7-80015-954-X

I. 崔… II. 崔… III. ①崔璇 - 文集 ②文学 - 作品综合
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5192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话: 68586781

北京华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82 印张

8 插页 2000 千字

全六卷 定价: 156.00 元

ISBN 7-80015-954-X/I · 226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我社负责调换)

序

曾 克

八十高龄的老战友崔璇，在两年多的病痛中，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四十余万字的回忆录《过去并不遥远》，献给母亲——中国共产党八十诞辰。我却仅在疾患缠身的三个来月里，读了两遍，既不觉得疲累，反而像服用了既安神又恢复生命力的特种良药。

她以时间的顺序，从家庭、出生、学校和参加抗日、解放战争以及从事科技农业研究和文学创作，把八十年的人生历程，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艺术的笔触，炙热的情感，生动的情节记述下来。这中间包容着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女性一生的爱与恨，喜怒与哀伤。正如她自己动笔时所怀的希望和心愿：“要把自己经历的呐喊与挣扎，烽火死亡线上的搏斗，人间的真情、友情、爱情与家庭的种种遭遇写下来，也可以说是个过滤认识自己人生价值的过程，再现征途的过程。”

她的希望和心愿达到了。回忆录从童年、家庭到进入新世纪，每一章都写到时代的特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土地革命，作者的家乡震撼平原的高鑫暴动，给少年的崔璇留下劳苦人民要生存就要和压迫者斗争的首次记忆，接着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到新中国建立,以及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都生动、形象、有声有色地写了出来。

回忆录不像小说,人物是典型塑造的,故事是精心编织的,它所出现的都是真实人物,党、政、军领导,引导学生接受马列主义真理,走向革命的教师,游击战中不念家庭、不顾生死的女战士,同生共死的广大战士和群众,她和金肇野同志相濡以沫、白头携老的伴侣生涯,都像佳作精品的人物、故事一样活在我的眼前,刻在我的记忆中。

抗战期间,作者曾被调往大清河北十分区工作,离开冀中腹地,和白洋淀、大清河北的军民,接受更严峻的血与火的洗礼。驻北平日军大本营为了实现对整个冀中平原全面蚕食鲸吞,噬血成性的野兽、吃人的魔鬼日本侵略者,进行铁壁合围,梳篦拉网,剔抉清剿,天上飞机轰炸一起来的大扫荡,奸淫烧杀,无恶不做。近两年多的时间,作者和人民群众,和战友们一起钻苇塘、青纱帐,和敌人浴血战斗。这期间她的战友和广大群众,他们生生死死的战斗经历,是她回忆录中最精彩、感人的篇章。哑巴大哥,瘸子朱德生,老红军苟指导员,都和作者有着患难生死之交,在激流暴雨中帮助作者渡河的村支书肖树桂,更令人如亲目可见。

1942年到延安后,由于国民党封锁边区,生活艰苦,她因为无奶喂养孩子,和爱人金肇野无奈把初生儿子送人,情感真挚,感人泪下,是书中另一精彩之最。在日本投降后,他们第一批要到东北去,因无钱买个毛骡,收养他们儿子的陕北老赤卫队员、边区劳模、共产党员郝泽民,买了一头毛驴,亲自送给他们远征。这场从接子到送驴的过程的亲情、革命情,更是催人泪下。

回忆录中各个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作者的笔下,从领导指挥才能、掌握落实党的政策方针,到各具特色的性格、精神面貌、音容风度,都让人读着如同亲眼见到一样亲切。

回忆录中还写到很多文艺战友，他们有的是和作者在枪林弹雨的火线一同战斗，有的是在革命圣地延安一同学习、整风、生产，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总结文艺创作经验，认真深入群众生活，互相关心、鼓励，为工农兵群众创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者为着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些力，在农业部工作期间，她为地膜发展农业的白色诱惑所吸引，曾率领中国考察团到日本参观，点燃了中国农业栽培技术重大改革之火，在广大农村实用地膜，使农民丰产、丰收。为农业保护所吸引，作者又怀着绿色的梦幻、绿色的追求，赴西德考察，认识到空气是人类健康营养的天然氧库，并学习污水处理、利用。发展高科技，是人类走出贫困、愚昧，征服自然，迈向幸福生活的必走道路。作者所介绍的日、德友人和见闻，增加了她回忆录的可读性。

离休后，作者重新拿起放下多年的写作之笔，凭着自己的热情爱好，执著追求，和一股子韧力犟劲，跋涉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她先后写出近八十万字的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三部曲》和反映辽东解放战争的近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山杜鹃》，所写都是作者亲历的战争年代的生活，出版后受到广泛的好评。

的确，作者经历的八十年的生活，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政权斗争的八十年。事情确实并不遥远。它给历史留下多少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珍贵的经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教育、科学兴国，文艺作品是战斗的武器，这些真理在作者的人生征程中又一次得到证实。

希望更多的人能读读这本书，特别是教师们能向学生介绍一下这本书，它是一本平凡中见辉煌的佳作。

2001年5月

目 录

序.....	曾 克(1)
--------	--------

第一章 布乡

一 槐缘.....	(1)
二 锣声、机声	(6)
三 母亲留给我一双绣花鞋	(13)
四 染指甲花、麦草鞋、野台子戏	(18)
五 严师祖父	(26)
六 启明星的升起	(32)

第二章 梦幻

一 晨曦	(40)
二 女奴和染坊主	(46)
三 焚书	(53)
四 我也要呐喊	(58)
五 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67)
六 飞呀！飞起来	(72)
七 马樱花香中的困惑	(77)

第三章 燃烧

一 女二中	(83)
-------------	------

二	笔名和墙报	(89)
三	血祭	(96)
四	路在何方	(105)
五	远离婚姻	(112)
六	新的桎梏	(119)
七	公寓浪漫曲	(124)
八	让暴风雪来得更猛吧	(130)
第四章 地火		
一	动荡中的选择	(137)
二	记自学社	(142)
三	在北海公园里	(150)
四	祖父为我饯行	(155)
五	穿越死亡线	(161)
六	金色大平原	(167)
第五章 硝烟		
一	我第一次见到的杨沫	(174)
二	钢铁女司令	(180)
三	榴花红似火	(187)
四	城墙废墟上的怅惘	(193)
五	周小舟和他的小手枪	(200)
六	病中童趣	(208)
七	千树万树梨花开	(215)
八	血和火的洗礼	(221)
九	路漫漫	(232)
第六章 大清河、青纱帐、芦苇荡(一)		
一	夜渡	(239)
二	杨沫、刘絮啸都在这儿	(245)
三	三角地带草莽莽	(251)

四	大清河上的雄鹰	(256)
五	自由女神在纵情歌唱	(263)
六	芦荡荷粥香	(268)
七	曾忆否? 柳行沙丘	(276)
八	除夕伴我行	(282)
第七章 大清河、青纱帐、芦苇荡(二)		
一	血雨腥风扑地来	(289)
二	死神不要我	(295)
三	“网篮”穿梭	(303)
四	青纱帐的诉说	(311)
五	菜园七日记	(319)
六	渡口人家	(329)
七	鸿雁飞到大苇塘	(336)
八	在平西	(342)
第八章 圣地		
一	在延安,这不是梦	(351)
二	兰家坪的魅力	(356)
三	因为买不起一只羊,将儿子送了人	(362)
四	中央大礼堂的一场闹剧	(368)
五	第一次登上舞台	(375)
六	在林伯渠家中做客	(381)
七	在欢庆的日子里	(387)
八	遥望关山	(393)
第九章 霜重色更浓(一)		
一	胭粉屯	(399)
二	辽河的召唤	(406)
三	冻结的黑土地	(411)
四	代替死亡	(418)

五	天主教徒的阴谋	(423)
六	栗子熟了	(430)
七	异国明月	(435)
八	烽火信札	(440)
第十章 霜重色更浓(二)		
一	踏上祖国的土地	(450)
二	茅屋轶事	(455)
三	鸭绿江上的木船	(464)
四	安东在烈火中	(471)
五	大帅府琐记	(477)
六	《初升的阳光》诞生与毁灭	(483)
七	泡桐吟	(490)
八	冬天过去是春天	(498)
第十一章 流金岁月		
一	白色的诱惑	(507)
二	绿色的启迪	(514)
三	“格田”笔耕录	(519)
四	苍木絮语(代结束语)	(528)
后记		(533)

第一章 布 乡

一 槐 缘

我住的这座幽静宽敞的大院里，在东侧门的拐角处，耸立着一棵粗壮高大的老槐树，从我家的阳台上，能瞧见它那挺直伟岸的身影，就像一位熟悉的老朋友日夜陪伴着。春来了，冻土渐渐复苏，院内一片褐黄色稀疏的草坪，钻出尖针细的绿草芽，阳光暖融融，照耀着皮层泛青的树干，连风也是轻柔拂脸，闻出春的清新气息，感觉到春的悄悄脚步。隐在墙根边的二月兰，在枯草丛间，首先默默地开放绛紫色的小花，很快院墙外的几株柳树，也抹上了缕缕淡淡的绿色轻烟，似隐若现，确是遥望青色近却无。就在这万物竞发，草木萌动的时刻，那棵老槐树四外伸展的枝桠，长出一簇簇淡绿的嫩叶，影子疏散，谁也没有注意它。几天之后，突然间撑开了偌大的伞盖，投射下浓密的荫影，覆盖着门角和行人道，带来清爽舒畅。到了5月，满树低垂下一串串繁茂的雪白花朵，幽香飘来，沁人心脾。这时在老树的浓荫底下，成了孩子们嬉笑玩耍的场地，灰喜鹊、花喜鹊成群地在树梢飞绕，嘁嘁喳喳地欢唱，蜜蜂们嗡嗡地忙着采摘花粉。顺着风儿，我站在阳台上，能闻到槐花溢散出的阵阵甜丝丝的清香，恰似一股蜜流缓缓地从我心中淌过，同时也勾起了我对童年的无限怀

念……

槐花，在我家乡冀中平原，是农家餐桌上丰盛的一顿好饭食啊！摘下嫩白的槐花，掺拌磨碎金黄的玉米面，放在蒸笼上，蒸出一大盆满登登的“苦累”再放些盐末，与捣碎的蒜末，拌匀了，你一碗我一碗的吃着，香甜清爽。关于“苦累”，顾名思义是又苦又累的人吃的食物，直到今天，每逢槐花盛开时，我便想起儿时吃的“苦累”。随便采摘是不可能的了，便改用剁碎的豆角拌玉米面蒸着吃，一直保持到现在，可以说那种令人可口的味道，是鱼肉难以比美的。

那年我外出十几天回到院里，突然发现大槐树不见了，地面上撒满没有拉完的零乱树枝，和踩得烂碎的片片槐花，只露出个粗圆皱裂光秃秃的树桩子，印着斑驳的锯痕，和一副被无情刀斧砍伐的惨状，我的心骤然沉了下去。为什么要锯掉它？这儿顿时消失了树荫的凉爽，听不见鸟雀的歌唱，也听不到孩子们活蹦乱跳玩耍的笑声，更闻不着槐花那股让人陶醉的清淡香味了，它就像一个被肢解的残躯，孤零零地留在那儿。我自己身上仿佛也被砍了几刀，默默流血，发出剧烈的阵痛，更大的的是产生一种愤慨不解的情绪。院子里立刻空荡荡的了，我怅然若失，心中空落落的，暗自哀伤失去了一个熟悉的姿影。

为什么我对这棵老槐树如此钟情独爱？如此恋恋不舍？说起来话长了：在我朦朦胧胧似懂非懂的幼年，头一道闪进我脑海里的亮光，一个非常的声音，就是“大槐树”这几个字。

我的奶奶坐在台阶上面，将我搂在怀里，用手臂轻轻地摇晃着，她的眼神带着一种罕见的沉思，望着我家小院西屋两边，两棵挺拔枝叶繁茂的槐树，语音柔和地说道：

“垣子！咱们是打哪儿来的呀？”

我眨闪着眼珠瞅着她，闹不清她在说些什么，摇摇头。她感慨地叹息一声：“咳！咱们的老祖宗，就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

底下迁来的啊!”

奶奶的神情分外郑重,充满着对先祖跋涉足迹的憧憬尊敬,打开了我童年的心扉,也是我至今记忆最早最深的一句话。等到渐渐长大了,我才弄明白为什么在我父亲出生时,祖父特意在西屋两边栽种两棵槐树的原因了。槐树随同父亲年龄增长得很快,高过房顶了,夏天蝉鸣噪耳,浓密荫影遮满了整个庭院,茂密的枝叶,摇曳着斑斑驳驳的影子,阳光像筛子似的自枝叶缝隙里倾泻下来,光亮点点。全家人坐在荫凉下的饭桌周围吃饭,农村的饭食早晨喝玉米面稀粥,吃窝窝头、小葱蘸大酱,和蒜末拌的新鲜野菜,吃起来清爽可口;午饭凉水面条汤;晚间烙秫米面饼,蒸槐花“苦累”,偶尔烙几张白面饼。我记得小时很少吃新鲜猪肉,大都是奶奶在过年时将割的猪肉,用盐腌在一个大坛子里,夏天,取出一些剁碎包饺子或包子,改善改善生活,这在我童年算作美味佳肴了。夜晚,星斗满天,全家人坐在院内,扇着蒲扇乘凉,在槐树下面搭了几张木板睡觉,到了后半夜露水湿润的时候,奶奶便把我抱回屋里炕上,我糊里糊涂地翻个身又睡着了。每逢想起这些,我不免要感激这两棵槐树,它给了我美好的清凉享受,宁静谐和。

槐树,也是我父母年轻时亲密情感的一种缘结,奶奶曾像讲故事似的跟我谈到母亲怀我时,祖父正在段祺瑞政府供职,全家搬到北京的铁狮子胡同(现在的张自忠路)一座小院里。母亲温柔端庄,父亲的脾气暴躁刚烈,但他非常地爱母亲,小夫妻俩感情诚笃纯真。母亲害口想吃槐花蒸玉米面,馋得难受,小院里只有两株夹竹桃,父亲便不顾一切地爬上墙头,伸手摘槐花,因为用力过猛,倒把一根枝干掰掉了,落到我家院中,被房主女人看见,便气呼呼地走过来大吵大闹。父亲刹那血性火起,刚要和她闹架,便被母亲推进屋内了,奶奶再三向人家道歉说明原委,邻居女人才悻悻然离去。为此母亲呆在屋内偷偷哭了一顿,悔恨

自己嘴馋才惹了场祸。而父亲却挽起袖子，在厨房里亲自蒸了一碗香喷喷的槐花饭，劝着母亲吃完。说来我这个胎儿，没出生之前，槐花的汁液，就输进了我幼小的身体。

可以说，这是我听到的父母年轻时唯一的趣事，直到现在，还为母亲能获得爱情的甜蜜幸福而感到高兴欣慰。可惜母亲离开人世太早了，而父亲随着步入肮脏的旧社会，受到灵魂上的腐蚀污染，仕途的扭曲迁升，渐渐失掉了人世间最纯真的恩爱与真正的夫妻之情，变成了一个娶了一房又一房，恣意玩弄女人的男人。写到这儿，我的心浸透了苦涩悲怆。

幼年时祖父为了让我“寻根”，记得有一次，拉着我到村东北散步，路过一个大水坑，长满青翠茂密的苇子，梢头摇曳着一片紫白色的穗缨，被秋阳射闪着银光灿灿，喳喳鸟儿在跳跃欢叫。我刚满六岁，跟小伙伴们在自家大梢门口玩，平日没出过村子，觉得原来村子这样大，苇坑也是新鲜神秘。正想停下脚步摘苇叶，祖父却拉着我一直往前走，来到了一座松柏耸密的大片坟地，里面黑森森的，长满了半人深的杂草，遍布大大小小土丘般的坟头，有的立着石碑，石头供桌，有的坟前荒芜，大概因为家境不同，而死后埋葬的规格有所不同吧！啄木鸟笃笃地啄着树干，一只兀鹰在上空盘旋飞翔，这儿除去打草的，很少有人进来，显得异常苍凉空寂，一种陌生畏惧的感觉，使我的手紧紧地揪住祖父的手，躲缩在他的身后。祖父觉察出我脸上紧张的表情，没有往里面去，他用手指着尽北头一座小山包似的土坟，和竖立着的高大石碑，周围绕立着几株苍郁粗壮的松树，目光深思虔诚地望着我说道：

“这就是咱崔家老祖宗的坟，咱们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迁过来的，老祖宗来到了这才有了崔家庄。”

关于“大槐树底下”，奶奶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多少遍，现在祖父特意将我领到这儿神色庄重地告诉我，可见成为大人们教

育后代的一桩大事。我好奇地瞧着祖父问：“爷！离咱家远吗？”

“很远。”他转身面向西方，凝视着一望无边绿油油的大平原，若有所思地轻声说，“在山西的西边。”

“爷！你去过那吗？”

祖父脸上掠过一丝遗憾，微声叹息：“我没去过，你大爷到过山西洪洞县，看见了那棵大槐树，还在那儿照了像呢。”

我年幼懵懂不感兴趣，急着要返回苇坑，采摘几片湿润的苇叶，搓在手心里揉着玩，便扯起祖父的灰布长衫跺着脚说：“爷！咱们快回去吧！”

待我渐渐长大，才懂得了几百年来，崔姓家族一直沿袭对子孙启蒙教诲，就是要他们永远记住是从大槐树底下走过来的后裔，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因此，我记得最牢。

四十多年之后，在1965年初夏，我终于有机会到山西洪洞出差，寻根觅迹。我和同伴除参观陈旧古老的县衙，和苏三坐的监狱，她洗衣服的枯井，捶布用的凹凸裂缝的粗糙石头，便是瞻仰县城外面的那棵闻名遐尔的大槐树了。由于当地政府保护良好，在四周围着粗铁栏栅，老槐树就像饱经几百年沧桑的一位老人，盘踞在里面，默默地挺直斑驳皱裂的躯干，经受着人间的变幻，风雨雷电，世态迁移。枝干有十几搂粗，因为年久侵蚀，看得出原来裸露出地面的根基，比两三个碾盘还要大，能坐上几十个人，裂开的一道道深沟似的巨缝，往四处伸延出条条根部，就像老人筋脉鼓凸的粗黄脚踝，牢牢地抓住这块土地。我现在看见的这棵老槐树，是从一条根基夹缝中生长起来的，不知绵续多少年代了，仍然长得异常的雄岸巍然，枝叶繁茂、浓绿树冠投盖下的阴影，遮住半亩大的地面。正值5月初，槐树梢头结满嫩小的骨突，微微送来淡淡的香味。就在这株槐树干躯上面，挂着一块旧的长形木牌，上面写着“明初移民处”。这是多么引起人们遐思的几个字啊！

我静默地伫立在树边，就像一个朝圣者前来膜拜祖先的出发处，思绪激荡。大槐树！你是历代动乱的见证。你的名字，在山之东面的大平原上，有多少代的人仍在呼唤着你，传诵着你，就连我在四五岁时，你的“槐根”，已深深移植到我的幼小的心田上了……

我想象着几百年前在苍凉的这个地方，黄尘滚滚，风沙弥漫，炎热暑日的热浪里，在一棵大槐树的浓密的树影中，聚集着一群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即将背井离乡。从这儿集合出发，要到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去，那儿因连年战乱，土地荒芜，人烟稀少，皇帝下令要将他们移到燕赵一带。我们的祖先拖儿带女，风餐露宿，长途跋涉，被官军用皮鞭赶到了潞龙河流域，搭上草棚，在肥沃的大平原勤苦耕种，繁衍子孙后代，出现了一个个的村庄农舍。崔家庄，就像鸟儿衔来了一粒槐树籽生根发芽了。尽管小土庄子在放大地图上仅为普通的一个小点点，但在我童年眼中的世界，它那么的大而广阔，萦绕心灵。

二 锣声、机声

我们村南的潞龙河，是条不驯服喜怒无常的河，平时水波清澈荡漾，风帆木船来往行驶，河里有撒网捕鱼捞虾的，河滩淤泥肥沃，长着旺盛的庄稼，非常喜人，千里堤上柳树成荫，河水自堤坝南缓缓绕过，迂回蜿蜒数十里流入苇荡茂盛的白洋淀。但是一到夏季，大雨滂沱，它就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耍起暴烈的脾气，这时河水陡然猛涨，浊黄色的浪涛滚滚，泛着白沫夹杂着自上游冲来的树枝、木料，眼看就要淹没堤岸、庄稼和村舍。我记得每逢这个时候最怕听见被咚咚敲打的那张破铜锣的声音，和传来揪人心弦的高声呼喊：

“要决口啦！快上堤堵口子呀！要决口子喽！……”

锣声紧密急骤，哐、哐、哐！猛烈捶击着每个人的心，宣告堤岸水情险恶，村里的男人们都跑出家门，冒着滂沱大雨慌忙扛着门板、木头、麻袋和铁铣吆喝喊叫地朝河边冲去。我常常被这种紧张的场面吓呆了，怔怔地仰望着自天上倾泻下来的雨水，目光茫然。祖母立刻在堂屋点燃一根线香，面向院内，跪在蒲团上面，双手合拢，不住地磕头，嘟嘟哝哝地虔诚祈祷：

“好老天爷呀！快睁开眼吧！别再下啦！老天爷修修好吧！”

等着男人们浑身泥水地跑回来，堤口填土堵住了，在家一直提心吊胆的妇女们这才松口气，因为潜龙河与庄稼人的命运，是紧紧相连在一起的。到了水枯河竭，那张破铜锣又重新捶击人心的响遍全村，我的童心也随着受到剧烈震撼，村中又出现了另样不同的景象，光着膀子的男人们头戴柳条圈从十字街土地庙里抬出一尊泥菩萨，涂满颜色的泥身因受到冷落，斑驳脱蚀，蒙满灰尘，而现在却成为希望之神被请出了庙堂。在前面领队的敲锣打鼓，乱哄哄地嚎叫，后头跟着一大帮看热闹的光脊梁的孩子，他们头戴柳条圈边跑边吹着苇笛凑趣。当从每家门前经过时，站在门口的人便事先准备一桶水，朝泥菩萨劈头盖脸地浇去，泥浆点溅满抬杠的人身上，也溅落到蜂拥跟着的人群，泥菩萨涂的彩脱落了，面目模糊了，最后被浇成一团瘫软的泥坨坨了，这就叫做“祈雨”。我小时候既觉得好玩，又恨恨地咒骂：活该！谁让你不下雨呢。大人们更是一种集众示威，一种不满的尽情发泄，更重要的是虔诚许诺，因为请泥菩萨出庙门时，村里的族长要烧香磕头，并承诺如果下雨，就给他重修金身，换上色彩斑丽的衣裳。

直到今天令我迷惑不解的，是在抬泥菩萨泼水游行的同时，专门让村里十八个寡妇拿着扫帚，在村北干涸龟裂的大土坑里扫坑。或许对她们的命硬克夫，上天不悦，采取的一种惩罚，也